

大秦帝國

孙皓晖

大秦帝国

第二部

国命纵横

上卷

孙皓晖



大秦帝國



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

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

目 录

楔子.....	1
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铁腕平乱

一 义渠大牛首接受了羊皮血契	9
二 百骑扬威 震慑草原	17
三 北阪痛歼牛头兵	35
四 咸阳老世族的最后时刻	43
五 犀首挟策入咸阳	48

第二章 山东雄杰

一 洛阳苏庄的故事	56
二 双杰聚酒评天下	61
三 洛阳试剑 苏秦成名不成功	69
四 安邑郊野的张家母子	81
五 张仪第一次遭遇挑衅	89
六 函谷关外苏秦奇遇	98

第三章 西出铍羽

- 一 新人新谋弃霸统 110
- 二 关西有大都 124
- 三 夤夜发奇兵 133
- 四 雄心说长策 138
- 五 命乖车生祸 145
- 六 孑然一身出咸阳 159

第四章 谈兵致祸

- 一 十六字诀震撼了齐威王 167
- 二 一席说辞 大军调头 173
- 三 策士与君王的交换 184
- 四 云梦泽访出了逃隐名将 191
- 五 昭关大战 老军灭越 197
- 六 错也数也 不堪谈兵 209

第五章 天地再造

- 一 异数中山狼 215
- 二 荒田结草庐 225

三	亘古奇书阴符经	234
四	战国乱象大演绎	240

第六章 风云再起

一	红衣巫师的鼎卦	256
二	奉阳君行诈苏秦	264
三	燕山脚下的古老城堡	271
四	明大义兮真豪杰	282
五	大节有坚贞	291
六	秋雾迷离的张氏陵园	300

第七章 大成合纵

一	大梁公子出奇策	318
二	南国才俊多猛志	330
三	壮士舍身兮潍水茫茫	351
四	烈士暮年的最后决策	363
五	苏秦佩起了六国相印	380

楔子

一场千古罕见的暴雪湮没了秦川。

秦人谚云：秋后不退暑，二十四个火老虎。谁能想到，火老虎还在当头，滚滚沉雷便不断在天空炸开，硕大的雪花从天空密匝匝涌下，弥漫了山水，湮灭了原野。无边的嘭嘭嚓嚓之声从天际深处生发出来，直是连绵战鼓，敲打得人心颤。雄视关中的咸阳城四门箭楼，顷刻间陷入了茫茫雪雾之中。九里多宽的渭水河面本来还是碧波滚滚，半个时辰中便被暴雪封塞成了一马平川。泾水、灞水、泂水、泾水、澇水、漓水、洛水，全部在一顿饭的辰光雪雕玉封。巍巍南山，苍苍北阪，尽被无边无际的白色帐幔覆盖。倏忽半日，鸟兽归巢，行人绝道，天地间一片混沌飞扬的白色，整个世界都被无边的风雪吞没了。

渭水南岸，却有一支黑色马队，正在茫茫雪雾之中向南疾行。

惊雷闪电，暴雪压顶扑面。这支马队依然保持着整肃的部伍，不徐不疾地走马行进，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。马队护卫着一辆黑色篷车，在无边雪幕中越过灞水，爬上蓝田塬，徐徐没入了被秦人称为“南山”的连绵群峰。奇怪的是，马队一进南山口，骇人的连天暴雪顿作了纷纷扬扬的鹅毛飞舞，马队所必须经过的峡谷险道上，也只积了薄薄一层冰雪，无碍于马队篷车的行进。爬上南山主峰时，莽

莽苍苍的青山绿水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影影绰绰地显了出来。

一座雄峻的主峰在连绵群山中突兀拔起，于苍茫天地间生发出一片巍巍霸气。这是南山主峰，大河长江的分水岭。由此向南向北，都是堕入尘寰的长长的下山道。在这般雨雪天气中，寻常商旅与行人车马，是不敢走这南山主峰峡谷道的。仅是这段十里长的坡道，就足以令行者变色止步了。这支马队在峰顶停了下来，一个身披黑色斗篷者跳下马，回首瞭望笼罩在无边雪幕中的混沌秦川，扑地跪倒，对天三拜，又霍然站起，转身高声命令道：“二十人下马护车！下山路滑，千万小心了！”

“郡守，我们去何处？”马队前一个精瘦的将军嘶哑着声音问。

“大蟒岭——”黑斗篷将马鞭向东南遥遥一指，“明日午时前，务必抵达！”

“嗨！”将军答应一声，立即翻身下马，刷拉一声撕下铁甲鳞片下的衣袖，大喊一声：“弟兄们，裹住车轮，莫使打滑！”已经下马的二十个骑士，立即撕下各自衣袖，开始包裹车轮。

“山甲，用这个！”郡守胳膊一扬，一领黑斗篷向那个精瘦将领飞了过去。

“郡守，这可不行！你要受风寒。”精瘦的山甲又将斗篷掷了回来。

“嘿嘿，有何不行？”郡守说着下马，将斗篷三两下撕成布片，“你舍得前军副将不做，我樗里疾舍不得一件斗篷？来，包结实，只要商君不受惊……”说话间已是语声哽咽了。

“郡守……”山甲脸上一抹，甩出一把泪水汗水雪水，嘶哑地喊了一声，“弟兄们，小心了！商君回家要平安！”

“将军放心！商於有商君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！”士兵们一片吼叫，齐刷刷分做两边拥住了车轮。后边数十名骑士也全部下马，用两根大绳连环拴住马镫，再拽住车厢，骑士们牵住战马。显然，这是要连排倒退着下坡。

山甲一甩令旗：“小心！下坡——”

“嗨——哟！下坡了哟！莫打滑哟！”随着缓慢沉重的号子，篷车倒退着向山坡慢慢滑下。大约用了一个时辰的工夫，在步卒与马队的前扛后拉下，篷车方才缓缓地滑下了长长的山坡，湮没在纷纷扬扬的雪雾中。经过一昼夜奔波驰驱，次日将近正午时分，马队终于到达了险峻奇绝的大蟒岭。

大雪已住，红日初出，崇山峻岭间一片洁白晶莹。

遥遥看去，这大蟒岭大体上是一片南北走向的山峰，北接桃林高地，东接崑山群峰，南边数十里是秦国要塞武关，几是一条逶迤盘旋的龙蛇，商於人便呼之为大蟒岭。这片山地虽然不算十分隐秘，但却是临近武关、崑山的边界山地，要出秦国可算得十分便当。商於郡守樗里疾与商於望族的老族长们秘密计议，决意将商君与白雪的遗骨安葬在这里；其中深意，是秦国一旦有变，商君遗体便能迅速转移。

强悍倔强的商於山民们，一直为当初没有能保护住商君痛悔不已，如今要安葬保护商君遗骨，官民一体万众一心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所有从商於山地走出去闯世事的商於子弟，无论从戎的兵将，还是从政的吏员，都义无反顾地将商君看成了商於大山的“自己人”，商君的归宿理当属于商於。做了名臣封地的庶民，将功臣封主看做至高无上的圣贤，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久远的大义传统。自然，更深的根基在于，商君对秦国有无上功勋，对穷困的商於有再造之恩，却又从来无求于封地丝毫。如此封主，商於人如何不刻骨铭心？上天将商於赐予了商君，就是将商君的危难沉浮托付给了商於子民。商君临难，商於人若袖手旁观，天下大义何存？商於人颜面何存？那个做了前军副将的山甲，就是昔日商君在栎阳南市徙木立信时的扛木少年。正是这个山甲，带了一百名商於子弟兵从函谷关秘密赶到咸阳刑场，要在刑场抢尸，发誓将商君遗骨运回商山。与此同时，在咸阳为官为吏为商的商於人也纷纷走动，秘密联络，私相筹钱，打制了坚固的篷车，准备为商君收尸。

在渭水大刑场，商於郡守樗里疾与商於族长们与这两股商於“乡党”不期而遇，一个眼神，三股力量便凑到了一起，不消片刻，已迅速秘密地计议停当。

行刑即将结束之际，秋雷暴雪骤然降临。监刑官员们还在手足无措的时刻，商於人以他们特有的精明算计，三方配合，从无数要为商君收尸的力量中捷足先登，抢走了散落在刑场草地的商君尸骨，也抢走了白雪的遗体，干净利落得连一根头发都没有落下。及至甘龙、杜挚与孟西白们一片惊呼，寻觅商君遗体以“验明正身”时，商於人的马队已经消失在茫茫雪雾之中了。

商於人的神速隐秘干净利落，让侯嬴率领的富有秘密行动传统的白氏门客们惊叹不已。他们是要将商鞅和白雪的遗骨运送回魏国，安葬在安邑涑水河谷的白氏墓地，利用白圭的巨大声望，保护商君夫妇的墓地不遭破坏。侯嬴虽然想

到了秦人绝不会教商鞅暴尸街头，但也以为，在甚嚣尘上的反变法声浪中，秦国即或有人行动，也是颇为顾忌，岂能有他以商君“亲属”名义公然行动来得快捷？没有想到，商於人竟在如此混乱的人海中有如此神奇的快速行动。惊怔之中，侯嬴得知了这股抢尸者是商於人，感慨地长嘘一声，命令白氏门客们停止了行动。

咸阳刑场还有另外一股秘密收尸的力量，这是玄奇率领的墨家弟子。玄奇在陈仓河谷安顿好虚弱昏迷的荧玉之后，便与身边的十多名少年弟子开始筹划安葬商鞅与白雪。以墨家弟子的训练有素，本当稳妥办成。然在人山人海的刑场上，在惊雷暴雪的混乱中，玄奇的十几个人显得力不从心。刚刚挤挨到刑台附近，玄奇眼见一队骑士围住了刑车，一群精壮的黑衣人呼啸而至，飞奔着捡拾散落的尸骨，顷刻之间烟消云散。问一个老人，得知这是商於人的行动，玄奇当即放弃抢尸，率领弟子直奔商於大山来了。

千山万壑的大蟒岭中，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孤峰，商於人叫它孤云峰。

寻常时日，总有一片白云缠绕在这座孤云峰的半山腰，谁也没看见过这孤云峰究竟有多高，有多险。此时大雪初晴，红日高照，孤云峰云雾尽收，清亮亮地显露了出来。遥遥看去，一柄长剑直刺青天，又恰似银装素裹的长发仙女，亭亭玉立在万仞群山。峰顶一片皑皑白雪，几株苍松翠柏，在阳光下分外高洁。接近峰巅处生出一片小小的岩石平台，挂下一帘晶莹透亮的冰瀑，直伸向幽幽谷底。

这里，便是商於人为商君和白雪选择的墓地。

樗里疾与十三县令并数十名老族长，为了商君安葬，大费了心思。按照传统礼法，商君当以公侯国葬待之。如今商君蒙冤，身受极刑，国葬礼遇夫复何求？反复计议，商於人决意按照山民最古老最隆重的礼仪来安葬商君。原先，人们想到的，只是将商君遗体神圣地安葬在绵绵大山的隐秘地带，却没有想到，会有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子为商君殉情而死。白雪在刑场殉情剖腹，血染法场，使商於人和千千万万老秦人一样热血沸腾，唏嘘不已。再度计议一拍即合，商於人决然要用“悬棺大贞”来安葬商君夫妇。

在这崇山峻岭之中，山民们有一种古老的习俗——对那些生死相许有口皆碑的忠烈殉情者，将他们的遗骨安葬在高高的山峰，称之为“悬棺大贞”。悬棺者，安葬之方式也。大贞者，生者对死者之定位也。凡被悬棺安葬的死者，都被

山民们尊为圣洁之神，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景仰。商君极心为民，是尊神，是法圣，更是成就忠贞痴爱的高洁名士，理当葬以“悬棺大贞”，理当受到民众最为隆重最为久远的祭祀。

正午时分，从四野山乡赶来的民众已经聚集在四面山头，摆好了各自带来的祭品，遥遥眺望着雪白苍翠的孤云峰。由商於十三县遴选出来的一百三十六名精于攀岩的药农子弟，在精瘦的前军副将山甲的指挥下，一锤一凿地打成了通向孤云峰平台的一道山梯。药农子弟们上到平台，在岩缝松柏上系好了十多条粗大的麻绳。

一声号令，大绳齐刷刷沉到山根。

山根下早已经整治平坦。樗里疾率领十三县令与数十名白发苍苍的老族长，正在两名巫师指点下，恭敬庄重地对商君夫妇举行入殓仪式。

中间空地的一张大案上香烟缭绕，系着红绫的牛头、羊头、猪头整齐排列。这是最隆重的三牲祭礼。寻常山民即便是祭拜祖天天地，也不舍得用这三牲祭品的。祭案前，是一口打造得非同寻常的大型双葬棺木。说它非同寻常，一则是用材柏木，二则是三重棺椁，三则是棺椁外的保护装饰层用了“水兕之革”——水牛皮。

按照古礼，这都是有违礼法的僭越。棺木用材，礼仪规定是“尊者用大材，卑者用小材”。具体说，天子用柏木，诸侯用松木，士与寻常官吏用杂木。如今，商於人给商君用的是柏木。棺椁规定照样严格。就实用性说，“棺”是直接装尸体的木器，“椁”则是棺外的套层。棺外套椁，礼仪规定是天子四重，诸侯三重，大夫二重，士一重。而今商君棺外三重椁，是与诸侯同礼。棺椁外的保护与涂彩装饰，只有天子可以用“水兕之革”，其他诸侯贵族只能用不同等级的丝织品，或其他低等皮革了。商於人根本不理会这些烦琐的礼仪，山乡多水田，不缺水牛，为何不用？如此安排之下，本来就很大的双葬棺木，摆在那里更是华贵显赫，不亚于王室葬礼的声势。

“置冰——”棺椁安顿就绪，一名红衣巫师高宣了下一道入殓程式。

四个老人上前，小心翼翼地将山岩上凿下的四箱干冰，稳妥地安放在棺材四角。这叫“置冰”，即尸体旁放置冰块，也有极为严格的礼法讲究。冰块来之不易。王室与诸侯均有一个称之为“凌人”的作坊，专门职司制冰用冰；只有贵族尸

体可用冰块降温,而且盛冰的器具(玉盘或是瓦盘)、冰块的大小(几尺之冰),均以死者品级之高低与死时的气温而定。商於人不理会这些,采来了孤云峰冰瀑上那几乎永远不化的干冰,又用上好的蓝田玉石雕成方匣,将干冰盛入,端的是人间极致,虽天子无以做到。

装好干冰,巫师仔细地将商君尸骨拼装起来,并且神奇地为尸骨穿上了白丝长衫,戴上了高高的白玉冠,再覆盖了一件白色的斗篷。那名白发苍苍的红衣女巫师,将白雪尸体仔细地擦拭洁净,装扮得栩栩如生,而后将她与商君并排入棺。按照礼法,入棺之后要在棺中放置“殓服”若干套。春秋时期,死者无论尊卑,“殓服寿衣”至少需要十九套。战国之世葬礼大大简化,但基本的程式也还都保留着。棺中放置“殓服”,就是必需的不能简化的一道葬礼程式。恰恰是这一点,商於人大感为难。商於没有大商人,最好的衣服也就是郡守县令的官服了,然则品级太低,与商君身份大不符合;以庶民寻常衣物入棺,多倒是多,只是商於人心中不忍。反复计议,一时间束手无策。

樽里疾思忖有顷,断然下令:“商君非俗人,心敬礼敬可也,无须拘泥,往下走。”

白发苍苍的巫师一举木剑,便要招魂。招魂之后,盖棺殓成,棺槨就不能再打开了。

正在此时,山道上一声高喊:“且慢盖棺——”话音落点,马蹄如雨,一队长衫骑士在场外滚鞍下马。一个须发灰白的中年汉子匆匆走到樽里疾面前,拱手高声道:“白氏总执事侯羸,特来为商君、白姑娘送上葬礼殓服。”

樽里疾长嘘一声:“天意也天意……敢问义士,殓服几何?”

“殓服四十八套,均为白姑娘生前为商君所置。”

场中官民顿时一片感慨唏嘘。此时又闻马蹄声响,一个蒙面女子领着一队少年下马,走进场中道:“樽里疾大人,奉荧玉公主之命,特来为商君、白姑娘送葬,带来殓服三十套,均为二人常用衣物。”

樽里疾大为感慨,向二人深深一躬:“二位大贤,非但解我商於之难,若商君夫妇地下有知,也当安息九泉矣!来,入殓服!”

两个巫师恭敬地接过一个个衣包,仔细平整地摆放在棺木之内。

一时稳妥,老巫师举剑向天,长声呼唤:“商君归来兮——三生为神——”

女巫接着举剑长呼：“夫人归来兮——三世圣女——”

反复呼唤中，巨大的棺槨被披麻戴孝的工匠们訇然合盖，砰砰钉封了。

樗里疾捧起一坛清酒，缓缓地洒到棺前，跪地长拜：“商君、白姑娘，安心地去了，商於子民永远守护着你们的魂灵……”

白茫茫人群全体跪倒了，四面山头哭声大起，山鸣谷应间天地为之悲怆。

“商君、白姑娘，升天了——一起——”

粗大的绳索伸直了，孤云峰平台上传来整齐的号子声，巨大的合葬棺槨稳稳升起。专门守候在山腰石梯上的药农子弟们伸直了手中的木杈，稳稳地顶住了棺槨，使其始终在距离山体两三尺外缓缓上升。数不清的陶埙竹篴，吹起了激越悲壮的秦风送葬曲。

一 义渠大牛首接受了羊皮血契

车裂商鞅，咸阳的世族元老们大相庆贺了。

连日来大雪封门，太师府邸却是门庭若市。总管府务的家老督促着二十多个仆役不停地清运院落、门庭与车马场半人深的积雪，才堪堪容得流水般的车马停留转圜。到太师府拜访的，都是清一色的世族贵胄。他们驾着华贵的青铜辎车，穿着历代国君亲赐的各种色式的勋贵礼服，谈笑风生地联袂而来，喜庆之情超过了任何盛大节日，在冰天雪地肃杀凛冽的咸阳城，映出了另一道风景。

太师府的正厅早已经满当当无处立足，临时应急在庭院中搭起的防雪席棚下，也站满了衣饰华贵的宾客。贵人们挤挤挨挨地走动相互寒暄，却都只是高声谈笑着老天有眼、雪兆丰年之类的万能话语，时不时爆发出一阵舒畅之极的哄然大笑。奇怪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谈论邦国大事，尽都在闲扯，却无不兴味盎然。秦人管这种闲扯叫“谰闲传”，是窝冬时节亲朋邻里相聚时消磨寒天的传统功夫。但这些华贵的宾客们高车骏马冒雪而来，却不是为了在这里谰闲传来的，他们显然在等待什么，却是谁也不说，只管高兴。